

韓國的5·18紀念基金會(The May 18 Memorial Foundation)於每年的夏季，在光洲這片韓國民主運動的發源地上舉行「亞洲人權民眾學校」(Asian Human Rights Folk School)。一方面為亞洲地區的民主運動經驗提供交流平台，再者透過民間組織之間的互相學習，共同關心亞洲各個地區的人權狀況。學會獲邀委派同工出席今年由8月10日開始連續三星期的交流學習。當中與會者分別來自14個國家，包括台灣、柬埔寨、阿富汗、菲律賓、斯里蘭卡、尼泊爾、印尼、緬甸、泰國、巴基斯坦、孟加拉、斐濟、澳洲及中國包括香港特區等。

韓國光洲5·18事件、台灣2·28事件、國內6·4事件等，當中不謀而合之處在於爭取民主人權的群眾，同樣地慘遭極權政府的武裝鎮壓及大屠殺；迥異的是鎮壓事件成為台灣、韓國等地區民主化改革的誘因或催化劑，在中國則不然。韓台兩地政府不單對民運人士予以肯定，為死難者銘文立碑，更為在世的死難者家屬透過口述歷史的方式，將當年的事件詳細記錄成檔案，存放於紀念館內讓公眾人士查閱。反觀中國卻未有因事件作出任何有助人權狀況改善的政策，反試圖以大國崛起之強勢來合理化武裝鎮壓的暴行。是次交流學習其中叫人惋惜的是一位來自蒙古的參加者最後因不獲准出境而被迫缺席。「被迫缺席」在中國是經常發生的事，如中國基督徒家庭教會成員，不被允許出境參與10月在南非開普敦舉行的第三屆洛桑世界福音會議；又或是諾貝爾和平獎的得主劉曉波仍被囚禁在獄中。這等舉動對人權和尊嚴極盡踐踏，無不令人惋惜。中國人的亞洲視野只狹隘地駐足於經濟範疇，完全忽略了人文領域的可持續。

亞洲各地的人權組織者常注視國內與鄰國之間的關係、邊境軍備及外交操控等。其中孟加拉的與會者闡述該國在1971年從巴基斯坦的統治下爭取獨立的經過。當時在外交談判桌上，由於中國反對孟加拉獨立，令談判破裂導致爆發流血革命，300萬人慘遭屠殺。當一幅



亞洲人權 光洲之思

幅的照片展示在我們眼前，事件彷彿剛發生不久，與會者都在輕拭眼角的淚水，不約而同地勾起了亞洲國家共有的悲痛歷史，我們都曾被殖民、欺侮、屠殺、回歸、再被殖民……循環地不斷重演。

至於韓國人民心中的偉大人物，是指在80年代策劃光州起義的第十五任總統金大中，他是一位基督徒。他就南北韓關係提出非暴力的和平融合方案，謀求聯合而非統一，藉此讓韓國人民從武力的隔閡中得以解放。矛盾之處在於南韓自1961年以朴正熙為首的軍人集團執政，為推動國家計劃經濟不惜巨額借貸，卻換來美軍進駐邊境地區。因此，每當北韓的尋求政治庇護難民千辛萬苦嘗試進入南韓的邊境，卻遭駐守邊防的美軍拘捕及遣返送死。美國在軍事上的干預，令南韓關注尋求政治庇護難民的組織感到十分無奈，他們經常接待從中國、斯里蘭卡、印度等地的難民，卻眼睜睜看著北韓的同胞因被遣返而喪生。提到這點組織者無不顯露反美的情緒。金大中對兩韓融合的理想受到美國的阻力而無法實現，但他的精神卻得到紐約合一神學院的表揚。美國對亞洲地區的團結造成巨大的干擾是值得我們深思的。

誠然，中國在亞洲的影響同樣是不容忽視。香港人自回歸以來堅決保持一國兩制的潛台詞是「互不相干」，但面對中國恃強凌弱苛待鄰國，港人是否有必要提出異議？當論及國民身分及國家意識時，又是否必然地等同推崇國家主義及盲目的民粹主義？必須指出的是我們有地區義務關心身處的國家與鄰國的關係是否公平和正義。擁有地球線上的中國人、亞洲人、甚至作為世界公民的這種既獨立又多元的政治身分，亦應該正視國與國之間的邊境互動和外交事務（包括經濟、宗教自由、政治及軍事等行動），按各自地理上的位分，提出人類互相依存的必要。這種互相依存與金大中提出的南北聯合同出一轍。正如身體的各個部分，又或是教會的某一宗派，有著各自獨特的歷史傳統與見證，但仍致力超越宗派之間的藩籬邁向基督宗教的普世合一，讓基督的身體展現於人類世界的和平融合，這正是亞洲基督徒責無旁貸的宣教使命。✚

小組學習

